

2018年9月11日，晚七点二十分，这是故事开始的时候。

西边的天披着淡淡的鱼肚白，若即若离地靠着东半天挂着星辰的夜晚，综合楼和墨子楼前各自披着清亮的虫鸣和温顺的灯影，包容着每一份由军训催生的疲惫。而我们，二十多个刚踏进大二生活的人，拎着崭新的报名表和崭新的期待走进一双双热情、好奇或冷漠的瞳孔，在明晃晃的灯光下写下一行板书，将渴盼和担忧、欣喜和紧张揉进简短的说辞，又像孩子吹散一朵蒲公英一样，将这说辞交付给每一个身体里温热的血液。

当晚，错乱便过早地到来。综合楼十楼，记者团办公室，几个人围着一个皱巴巴的木制任凭目光逐渐下沉，面前一直空虚到好像我们在围着地板上的疤痕——其实那晚并没有人真正在意我们的过错，只是我们把这份事业看得太重了，重到会把漫长当成不会到来，重到会把未得当作永远丧失。

9月12日，9月13日……9月21日。新生似乎比紧张筹备纳新的我们还要忙碌，加训、拉歌、开会、看电影、看晚会，还有其他组织的入班纳新。原定的规划一再被打乱，所有人在一次次联系院系负责人、一次次商定入班时间时被折磨得精疲力竭。九月中旬的阴比雨多，为着新生们能上晚自习，我们甚至透支了半生的天真和虔诚用于求雨。也正因如此，我们把每一次入班宣传当作难得的馈赠，把每一张上交的报名表都当做珍贵的献礼。板书、演说、交流、收表、出班，不同院的阶梯有高有低，不同楼的灯有明有暗，一连串的动作却随着日复一日的经历逐日成熟。隔着后门的玻璃，多数人对我们握手厚厚一沓纸时的开怀大笑或不解或不屑，那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一颦一笑，怎样牵动着我们的大悲大喜。

2600张报名表，2600个不同的字体，2600份揣在怀中的热切期望。我们当中没有人知道谁会最终留下，可我们都知道，这个代有英才的记者团——后继有人了。

2018年9月22日、23日、24日，中秋假期，大学生记者团第一轮面试。归期未归。那些写着各式字体的报名表的主人，一些因为信心或信念的不坚定而没来，一些因为其他事情的不可抗而错过。剩下的一

近日的秋风仿佛是在一场劫难中伤及了双腿，吝啬起往年决绝的肆虐，迟迟地到来，长久地停滞。拖着病体离开这世界后，秋风又把光景托付给了冰冷的空气和微暖的阳光，二者尴尬而失调地混合，人间呈现一片病态的萧瑟。

我平稳地走过一节节布满凉荫的水泥路面，双脚在近乎凝结的空气中牵动起几丝沉默的微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五官比这深秋还要沉寂和漠然，甚至于不愿再去多看一眼平躺在光滑地面上的孤零零的枫叶，更甚至于，当我真的已经蹲下身来端详时，我竟觉得这不像我。

枫叶没受露水的沾染，却沉重地干燥着，脉络蜷缩进清瘦的叶片，像在意隐去过往的余痕——就好比这叶躲进饱受谩骂却孤芳自赏的秋意。我的端详不含丝毫的情思，而这可怜的叶更像是一个女子观望去而复归的恋人一般，满眼哀怒又难掩挽留之意。于是忽地想起在一个遥远的时空，曾有无数这样的叶存在过。彼时的树总是孤孤单单的，但树叶却会相约飘零，它们此起彼伏地拂过旷远的天空，而后在某个秋风姑息的瞬间凋向同一片土地，那是深秋总会有的盛景。我记得树下总有三两少年致敬那种醉人的日子，尽管树是独自在田野中俯视四季，可有了少年们，

你们的到来

——从入班纳新到正式例会的40天悲喜

□大学生记者团 2017级文学部



千多人，为着同一种魅力、同一份追求被集聚在文科楼。连续三天，这些新生们登台，接受面试、下台，不同的人脸上带着喜悦、激动、紧张、恐惧各种不同的表情，每个人眸子里又都闪着渴望被肯定的相同的光彩。在简单而轻松的交流里，我们开始填埋级别的沟壑，感受一副副有趣的灵魂，重温一场场曾有的故梦。他们的热情像初秋的阳光洒在半掩的门旁，明净、温暖、让人想要挽留。第一个没回家的中秋节，我们在他们的热情里找到了另一个归宿。

统计一轮名单。离开的人里，有一部分不该离开，他们和记者团相互失去。但留下的人，都值得留下。

10月10日，笔试。笔尖摩擦稿纸的沙沙声又一次响起，熟悉的声音、令人兴奋的声音、富有生命的声音。八百个我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向我讲我没听过的故事，八百个深夜顶在头上，铺出八百组文字，有几处熠熠闪光，勾勒勾勒，便是校报的模样。在这个散着光的日子里，我们眼含着他们，他们眼含着自己的梦想和记者团的明天。

当晚，悲喜交加。不被肯定的稿子散落在桌面上，像一个个冒险者为着信仰跌落崖谷，陈尸遍地。这个裁判者做得难受，每留下一个人，都要有另一个人的文字、思想、感情、追求被我们残忍斩首。想起他们填写报名表、一轮面试、笔试的自信，凉意从心底涌出来，办公室里又是一个秋天。

可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在对所有的稿子进行了整整一天的字斟句酌后——有的人，下轮面试见，其他人，有缘再见。

10月14日，抗压面试。又是屠杀的时刻。或许是因为有意营设的压抑感染了自己，有那么几个瞬间，我竟然恍惚到分不清面试人和应聘人，在他们身上分明闪着我们的去年的影子，我们仿佛已经忘了要做的事情，重生起我们在这个时刻的所想所感。

过后那些离开的人，有的愤慨偏激，有的坦然接受，有的挥泪致敬，有的愿结挚友。但质疑终归来了，我们不愿接受但必须解答。那不是他们的失败，他们当中没有任一人有理由离开，只是我们的难以割舍与记者团的人数限制相融才

催生了这种莫名其妙。我们已经足够难受了，大一时我们都抱着文字热情选择了文学部，那时我们都想过离开时难以言说的痛苦。离开的因素是有的，但不是对他们能力的否定，更不是对他们创作热情和文字态度的否定。

我们也刚刚成年，面对事情不会处理，面对人情难以负重。但我们有自己的初心。

2018年10月17日，重阳节，大学记者团见面会，我们一直在期待的人如期而至。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四届同堂，我们开始彼此相爱。

一周后，大学生记者团第一次正式例会。仍有人在这一周内选择割掉这份难得的缘分，但值得留下的终将留下。所有人步入正轨，整理新闻、写文章、准备下一期的校报，这些小孩子历经了一个月的披荆斩棘，终于镀上了“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神采。路不会艰难，未来难测但可期，毕竟——

我去过很多地方，却只见过很少的你们。
2018年10月24日，晚七点，这是故事开始的时候。

渐行渐远

□文学院 贾继维

树并非是孤独的，树用枝叶记载四季，少年用自己的半生记载树的半生。而今不知为何，大树被一排排安置下来构筑深秋，本来最善成群的叶子却孤独了。

不是曾经了吧。毕竟当我成熟的面庞邂逅旧故时，两两相视，两不相知。

十余年后，记载大树的孩子一点点经历了各式离别，一点点新识了万事万物。生别离与新相知代谢，曾熟谙的岁月像秋叶一样接受无数次的换季，直至今日早已把往昔不自觉地淘汰出脑海。那些该被录入人生之史记的往事、故友、旧情，也都已然忘却。而今新识的人，也是带着一串渐远渐淡直至消失的过往，在新时空里演着与孩提时代全不相关的故事，可他们只会讲昨晚的小米粥而不会去讲孩提时的第一口烈酒——尽管他们可能还会提及孩提时代。贾樟柯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时间，迟早是要分开的。如此看来，岁月也是这样，它会带着你曾熟知的东西，在某个你正在等待明天的夜

晚，一去不回。

在别无二致的树叶面前，变的是我吧，放在以前，我怎会漠视一片孤单的叶子。

可有时又真的不能不为这不由人事的变迁所折服。在某个归家的夜晚，坐在公交车上的我也会感叹这灯火辉煌的世界。这个高傲的时代踏平了人类所有的不堪和自卑，车窗外所有的人，他们无一不张扬于这个空前绝后的夜晚。舞动着的他们，没有谁是不快乐的。哲人说过，这世界上永恒不变的只有

变化——我们大概是真的用熟知而且想要用留恋的过往换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

回家后心血来潮，想要探望一下西面的土壤，我童年的边境。那个我曾无数次攀上的地方，西面有蜿蜒的长河，有丛生的芦苇和祥和的落日，有我投去的向往目光，有被倾诉出去的无数幻想。

时隔几载而已。狰狞的水汽浮动于干涸的河床之上，清瘦的白鹭扑开恶臭的淤泥划出一道扭曲的弧线而后与惨白的天际融为一体，草木不见踪影，留下光秃秃的河岸遥相慰藉，周遭是一片僵硬的死寂。终于，那些好的风景，沦为了被熟知的过往。一切情绪不在，悲哀暗生。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桃花不知何处去，独留人面望孤风。



秋，总是四季中最舒适的季节，它于炎热的夏季之后，给你带来一丝透进骨子里的凉爽，并不似春的烟雨朦胧，也不似冬的白雪皑皑，它是金黄色堆砌的梦幻。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常心雨

这个秋天

尤其这个秋天，是我在北国大地度过的第一个秋天，北秋跟南秋是大不相同的，北秋并不悲秋，没有多余的雨水，干的正好，枯黄的落叶堆满了大地，踩在脚下，发出沙沙的声响，犹如薄脆饼的咀嚼声。而南秋的落叶总是偏绿，混着雨水软软的，让人分不清楚是秋还是春。

北秋快要下雨时，总是反常的白亮，然而经常只有一阵淅沥沥的小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至于让人的心情因为阴沉的天气持续沉闷着，相反地，雨过瞬间天晴的阳光给人一种被淋湿烘干的温暖与希望，那时太阳已经斜斜地快要落下，却还是灿烂地发着光，这是北国秋天特有的景致。

单是比起自然环境，我更喜欢北国的秋，更独特更有魅力，延续了夏天的阳光却不至于那么炎热，干冷冷冷的风让人头脑清醒，稀疏的乌云挡不住住处的好心情，拟人化来讲，北秋更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叶子该落就落，雨下了就停，菊花也开得艳，很是张扬却不骄纵，给人恰到好处的舒适感。

然而越是这样，我就越能体会到北秋与南秋的差异，体会那种身在异乡的格格不入。

如果夏天的时候我没有选择来北方上学，那么此时我仍会躺在南秋的怀抱里遐想着北秋的模样，然而我到了北国的秋天以后，才更思念南秋的缠绵。

是的，南秋就像个长不大的小孩，含着棒棒糖，黏糊糊。喜怒变化无常，总是在夏天之后瞬间就冷了起来，给人冬天就要来了的错觉，那风缠绵得很，还带着刺到骨子里的冷，像是女孩子无法拒绝甜言蜜语的攻击似的，没法抵御住，并且没有停的一刻。没有下雨的时候，风打过来也会带着树叶上的残汁，溅你满脸，给你个大自然的馈赠。

乌云，多雨，大风。南秋一点也不适合出去游玩，容易养成懒惰的性子。

窝在家里的小床上，拉上窗帘，关着灯，放着过时的电视剧，有时候甚至只是动画片，就只是在那里放着，头顶却非要有个小床头灯，昏昏的，照着不知道怎么就睡着的人和手里小说，而窗外的雨噼里啪啦，也全然是梦乡之外的事了。

北秋因正正规规地按照秋天的模样来了，所以这个秋天我也老老实实的按照秋天的方式过着，有风的时候就穿秋裤，冷的时候就喝奶茶，吃新鲜的烤红薯，无聊的时候就出去要耍，顺道捡了落叶夹在信里，带着思念寄给了远方。

平行宇宙是指从某个宇宙中分离出来，与原宇宙平行存在着的既相似又不同的其他宇宙。我想，如果真的有这个其他宇宙，那么南秋里的我，应该还穿着吊脚裤，喝着加冰的奶茶，躺在被窝里，思考着北秋的模样。